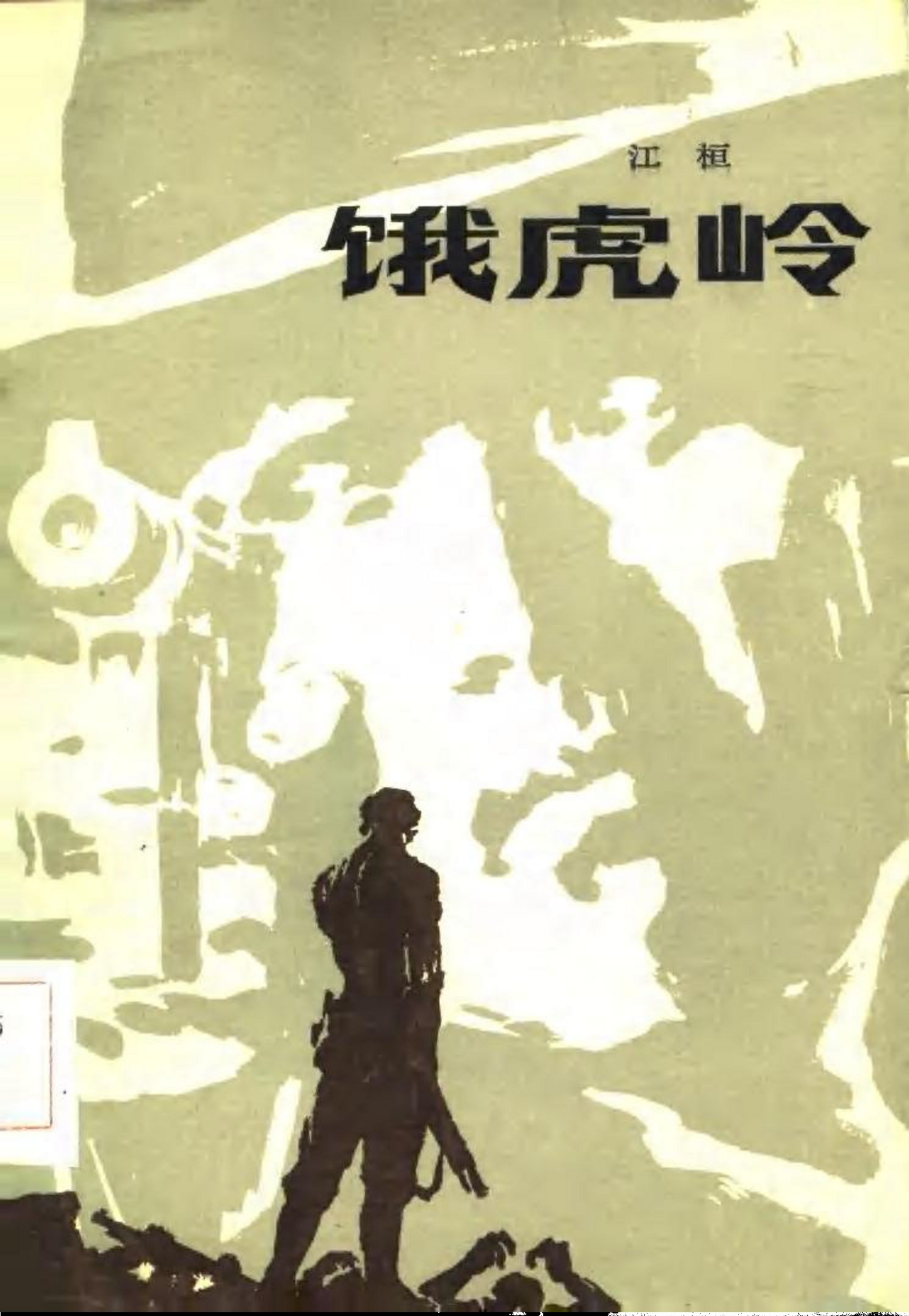


江 桓

饿虎岭



I247.5
1158

BK65121

3

饿虎岭

江 桓



B109449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写的是建国初期川南山区的一场剿匪斗争。国民党残部勾结惯匪和土豪，依仗险山暗洞，妄图阻断我军事要道，遏制我解放大西南的进军步伐。我军某部班长李军屡施巧计，出没于刀丛枪林之中，最后为全歼敌匪而英勇献身。曹小菊等贫苦农民积极参加剿匪斗争，表现出了美好的情操。

书中主要人物性格鲜明，故事情节曲折。对川南风土人情描写细腻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饿 虎 岭

江 桓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75印张 2插页 224,000字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82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41 定价：0.94元

序 幕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——农历九月二十六——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十七天。

川南山区深秋的夜晚真是宁静。这一天，凉风习习，摇得树叶草丛瑟瑟作响。山崖底下，溪涧泉水丁丁冬冬。

二更时分，我人民解放军一个先遣团正朝某县县城飞速挺进。在大队人马前头二三里处，一个尖刀班的十二名战士沿着山间小路，悄悄地来到了县城东边的石鱼嘴附近，就要登上盘山大道了。他们匍匐在道旁的岩石背后，观察着周围的动静。

正在这时，山后闪出两点萤火一般的光，顺着盘山大道朝这边飘来。走近了，原来是两盏马灯。提灯人穿着土黄布国民党士兵服，后头跟着三十来个同样衣着的匪兵。中间夹着一乘小轿，叽嘎叽嘎地响个不住。

“三……三麻子，你是不是叫……叫钱乡长的马……马尿灌醉了？这样趑趄跌跌，把老娘也……也摇晕了！慢点儿行……行不行？”轿子里一个女人操着重庆口音，骂着抬轿子的匪兵。

“太太，临走前，侯营长关照我们说，眼下时局不好，要快去快回。您看，到城里还有七八里路哩！”

“灌马尿的时……时候，你们就忘记了快……快去快回！灌饱了，就不顾老娘的死……死活！噉——泸州大曲也……也是厉害，我要吐了。停！停下来！”

“太太，停不得！我们走慢点就是。您未必不晓得，贵阳昨天失守了啊！”

“废话！贵阳昨……昨天才失守，共军今……今天就……飞来了？噉——停下来！”

轿子里的女人一声大喊，匪兵们只得停了下来。两盏马灯并排搁在路边的岩石上。女人伸出脑袋，哇地一声呕吐了。匪兵们有的七手八脚服侍太太，有的东张西望担任警戒，有的卡嚓卡嚓打火抽烟。

这边尖刀班的一位战士看了看停在百米以外的那乘轿子，嘴巴凑到身旁那位同志的耳朵边，小声说：“班长，看样子，轿子里的女人是侯忠的老婆。”这位战士所说的侯忠，是胡宗南派在这里守卫县城的加强营营长。

“嘿嘿，看样子，你的耳朵怪灵的！”班长也把嘴巴凑近那位战士的耳朵旁边，说罢，用手揪了一下他的耳朵。这位班长叫李军。

“抓，还是放？”那位战士问李军。

“抓是想抓，……俺正想打听一下城里有啥变化哩。”五天前，李军曾化妆进城侦察，对侯忠的守城部署了如指掌。

“他们的人多我们两倍，正面接火太费事了。俺看，还是用用你的拿手好戏——声东击西，调虎离山：俺去引开敌人，你去抓住那个女人审问。”

“你呀！如今敌人都成了打惊的兔子。你一开枪，保管他

撒腿就跑。俺们又不能追上去硬抢，简直是白白地送她一程。”

“那，那咋办？”

“小声传话，叫大家围拢来合计合计。”

十二个脑袋聚集在一起，李军如此这般地说出了自己的主意，大家一致叫好，便悄悄地、迅速地行动起来。

估计大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李军便站起身来，端起三八式步枪，选好角度，扣动扳机，只听“叭儿”的一声，百米之外，两盏马灯变成了碎玻璃片，一起熄灭了。

这一声枪响，在匪兵们听来，无异于晴空霹雳，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。等到惊魂稍定，想起应该逃命了，便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：“共军！”“共军！”慌慌忙忙，抬起轿子就朝县城的方向乱跑。没等跑到一百米，前面步枪声、冲锋枪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。跑在最前头的几个匪兵被撂倒了。匪兵们又一窝风地调转头来，抬着轿子往回乱窜。哪知没等窜出两百米，前面又是一片步枪声、机枪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。跑在最前头的几个匪兵又报销了。两头无路可逃，只得向山上乱爬。对不起，轿子被丢在路上。

营长太太一肚子泸州大曲吓成了一身大汗。她从轿子里钻了出来，尖声狂叫：“龟儿子的，转来！转——来！丢了老娘，看你们如何交差！”那些龟儿子的死到临头，只顾逃命，哪管交差。这位太太见无人理她，只好提起旗袍，也向山上爬去。还没爬上两步，就被一只大手抓到了路旁那块搁马灯的岩石边，她全身无力地瘫坐到岩石上。

李军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侯忠的老婆？”

女人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是……不是。”

“怎么，你是不是侯忠的老婆，自己也搞不清楚？到底是不是？……俺们优待你们长官的太太。”

“是……是。”

“可别冒充啊！”

“不……不敢。”

“不敢就好——王春生同志，你审问吧。”

王春生就是刚才同李军咬耳朵说悄悄话的那位战士。通过详细的审问，他们得知，侯忠的老婆是到钱乡长家赴宴回来；侯忠因为要亲自督阵抢修工事，没去赴宴。这五天时间，城里没有多大变化，只是在西山八二炮阵地前边挖了一道壕沟，筑了一座暗堡；盘踞在成都的胡宗南说，这个县城是军事要地，要增加兵力防守，援军在十八日前一定到达。

夹击敌人的十名战士都回来了，捉了五个俘虏，其余的敌人都已击毙。李军听罢汇报，说：“提审那几个俘虏，对对口供。”又指着侯忠老婆，对王春生说：“把她捆到树上留给大部队处理。”李军估计大部队一会就会到来。

在王春生掏绳子的时候，那女人不知是因为喝醉了，还是吓晕了，蓦地站起身来，向后倒退，被岩石绊倒，一声尖叫，骨碌碌滚到崖下去了。李军本想一把抓住，也来不及。他望望崖下，黑洞洞的。溪泉还在丁冬作响。他摇了摇头，想道：“你招供了情况，立了功嘛，死个啥呢？冤枉，冤枉。”

李军刚刚审罢那几个俘虏，先遣团的大队人马就赶来了。李军向团长赵锋汇报了侯忠老婆的口供。赵锋命令按照原定部署，火速奔袭县城。

已是三更半夜了，城里死一般寂静。只有侯忠的指挥部里，煤气灯照得四壁灰白。侯忠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屋子里急走几步，又坐下；刚坐下，又起身急走；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着“炮台”牌香烟。他着急的原因，倒不是知道我解放军开进城了，而是太太还没有回来。“他娘的钱乡长也是客气得过了格！未必还要留着客人在你家里过夜？”突然感到指甲烧得生疼，他扔掉烟屁股，去拿那个金属圆烟盒子，烟卷已经吸光。他用力丢掉盒子，地上发出丁丁嗒嗒的响声。“吴排长！吴令！”

“来……来了。”房里传出了含糊的应答声，便懒洋洋地走出一个二十四五岁的人，左手还捏着一个酒瓶，站到侯忠面前，眼睛直直地看着侯忠，说：“营长……吩咐。”

“打个电话到东南门口，叫他们去一个班的弟兄到钱家沟接太太回来。”

“是……”吴令提着酒瓶进房里去了。没等他摇电话机，电话机倒先响起来了。他把听筒放近耳朵，失声叫道：“完了！”酒瓶子掉在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摔得粉碎。

“哪个搞起的嘛！”

“东南门街口发现共军！”

紧接着，几部电话机一齐响了起来，都说发现共军。侯忠叫吴令赶快打电话到西山八二炮阵地上去，命令周彪开炮。可是摇了半天，那边没有人接。

侯忠火气来了：“他娘的周连长睡死了吗？”

周彪并没有睡死，他穿着一套睡衣，跑进指挥部来了。一进门，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营长！共军，共军……”

侯忠不等他说完，就问：“晓得共军来了嘛，跑到这里来干啥子？你那八二炮是穿红着绿的新姑娘——摆在那里好看的吗？为啥子不开炮嘛？”

周彪急忙接着说下去：“共军强占了八二炮！”

侯忠听了，不觉一声惊叫。正在这时，西山上传来隆隆的炮声。只听得“匡啷”一声巨响，指挥部屋顶的大梁被炸断了。吴令一掌朝侯忠推去。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断梁刚刚落在侯忠刚才站立的地方。侯忠揩了一把冷汗，感激地看着吴令说：“小吴，今后我一定好好提拔你。赶快通知四方八门的弟兄：突围向南。目标：登云山！”

第一章 洞房花烛夜

一

蛋黄儿般的夕阳刚刚搁上西边十八盘的山顶，东边饿虎岭的南半坡上便传来了欢快热烈的锣声、喇叭声。锣点打的五子登科；喇叭吹的四季花开；还时不时响起几声土铳。聚集在曹家沟村头的人们顿时兴奋地叫了起来：“新姑娘来了！”“新姑娘来了！”人们的脑袋好象被一根看不见的长线牵引着，一齐伸长颈子，朝坡上望去。小孩子们撒开小腿，蹦着跳着，向山坡飞跑。

人们簇拥着花轿走进了村西小河边顶南头的那家人家。这家的堂屋正中放着一张红漆方桌，桌面的烛台上早已点着一对红烛，烛光闪闪；烛台中间的香炉里烧着四柱红香，香烟袅袅。方桌的外沿围着红底绣花围布，桌子前边的地上并排放着一对红布拜垫。新郎官站在堂屋里等候着举行古已有之然而新鲜的典礼仪式。

这新郎姓李名叫得青，宽肩厚背，粗壮胳膊，二十二岁上下的年纪，看得出是个饱经忧患的本分青年。此刻，他头戴平顶宽边青礼帽，帽沿上一边插着一朵金纸花；身穿毛蓝新长袍，斜挂结花红绸带。大概是嫌这身打扮过份显眼了，

他眉宇间透露出局促不安的神色。

在铜锣、喇叭、土铳、鞭炮的交响声中，花轿门好不容易打开了，搭着红盖头的新姑娘被两位牵亲娘牵到了堂屋的拜垫前。于是乎，按照宾相先生的呼喊，新郎、新娘拜天地，拜祖先，拜父母，夫妻交拜，就被人们前呼后拥地进新房喝交杯茶去了。

这时候，全屋子的人，哪个不是欢天喜地，笑逐颜开！说来也怪，单单有个大娘独个儿坐在堂屋的角角上，偷偷地淌着眼泪。她就是新郎的母亲、新娘的公婆蔡大娘。俗话说，哭着嫁姑娘，笑着接媳妇。蔡大娘今天是接媳妇，应该笑啊，为什么反而哭呢？这要怪那位照搬书本，不知变通的宾相先生瞎喊了一句“拜父母”，绊动了蔡大娘的伤心事。蔡大娘嫁到李家快三十年，一共生了六胎儿女，不是病死了，就是饿死了，好不容易拉扯大这个独儿李得青。得青到了二十多岁，人家嫌太穷，连个媳妇也找不到。去年开年的时候，老头子东奔西跑，拜托亲朋好友，才和回龙场丁家定了这门亲。为了弄几个钱，准备儿子完婚，老头子被本村财主曹善人的一个亲戚弄去做下河生意，三个月后，说是翻了船，老头子掉进长江淹死了。昨天，县城解放了，今天，儿子完婚了，这穷苦人家奔出了头，可老头子他看不到啊！

蔡大娘越是想，越是哭得伤心，只是怕冲了喜气，百般忍耐着不哭出声来。新房里的人们哪会想到蔡大娘在伤心落泪？只顾尽情地爆发出阵阵欢笑。

新郎、新娘肩挨肩地坐在新床的床沿上，都低着头。牵亲娘周二婶把一杯糖茶递到新娘的手里，说：“新姑娘，这是

交杯茶。你先说一句‘交杯茶，甜又香，新郎喝了谷满仓’，就递到新郎口旁边，让他喝一口，明白吗？”

新姑娘姓丁，单名叫翠。她在做姑娘的十九年中，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过闹新房、盘新娘的活动，却间接地知道了这种场合的话多半是说不出口的。所以，她从上花轿的时候起，就打定了主意：叫倒茶就倒茶，叫送客就送客；但是叫说四言八句，那就无论如何也不开口！现在听到周二婶说的这句话倒也文雅吉利，就解除了戒备，细声细气地开口说道：“交杯茶，甜又香——”

坐在旁边的新郎李得青一听新娘的嗓音如此清脆柔和，不由得偷偷看了丁翠几眼。只见她头戴“凤冠”，身穿“霞帔”，脚登绣鞋；耳吊银环，腕箍玉镯；柳叶眉，丹凤眼；脸上薄施香粉，淡抹胭脂；嘴唇红润，牙齿洁白——哎呀呀，真比戏台上的花旦还漂亮啊！前几年，李得青在回龙场看过一台戏。他远远望见台上走出一个披红着绿的姑娘时，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标致的人儿。如今，丁翠坐在自己身边，倒把人搞糊涂了：真的？假的？莫不是在做梦？刚才丁翠一开口，他才象从梦里醒来，放了心。这时，他恨不得伸出嘴去，喝一口丁翠手里的交杯茶。

哪晓得没等丁翠说完，房下的人们就喊叫起来了：“周二婶，你当的啥子牵亲娘嘛！连个四言八句都说得不好听！不算不算！重来重来！”

周二婶是个老实人。虽然平时能说会道，这时众人突然一吼，她也乱了阵脚，慌忙向大家说：“谷满仓都还不好，还有啥子好嘛！”

这时候，一个大嗓子炸开了：“周二婶罗，谷从哪里来的嘞？我来说一句，保险大家都满意。意思还是就周二婶的，只是把‘谷满仓’改一下。‘交杯茶，甜又香，新郎喝了会插秧’。”

人们一听，大笑起来：“好哇！好哇！‘会插秧’！‘会插秧’！”

房里霎时静下来，都要看新娘怎样开口。新娘呢，端着茶，低着头，脸上顿时象泼了猪血，一对凤眼，半羞半嗔。周二婶只好出面打圆场：“新姑娘，这是好话，你就爽快说了它。……反正县城解放了，穷人就要分田地，种的粮食自己得。得青会插秧，你就会割谷，还是‘谷满仓’的意思。……说嘛！啊？”

不管周二婶怎样说，丁翠就是不开口。有的人等得不耐烦了，说：“新娘的口好紧哪，我看难得开的。冇得啥子意思。我们走，伙计们！”其实呢，说要走的人，并没有真正走。

李得青真是个急性子，一听有人说要走，连忙说：“跟各位打个商量，我来代替她说，要不要得？”

僵持好半天了，新郎出面转弯，人们只好将就一点。不过，有人提出了要求：新郎除了代替新娘说完这一句，过会儿自己的一句更要说得带神点儿。李得青顾不得许多，自然满口答应。

李得青说罢“会插秧”的那句话，伸嘴到丁翠端着的杯子里喝了一口糖茶。周二婶又把茶杯递到新郎手里，说：“你就说一句‘交杯茶，香又甜，新娘喝了菜满园’，再把茶递给新娘喝。”李得青连连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我来说。”

正要说，房里的人又喊叫起来：“周二婶越老越糊涂啊！哪个光是谷哇菜的？新郎官等下子！让我们想句把好话再

说。”

新郎这时可不耐烦等了，大声说：“不用你们想，听我自己说，‘交杯茶，香又甜，生个儿子……好过年’！”说罢，将杯子递到丁翠的嘴边。

人们一听，霎时一阵大笑，连声叫道：“有志气！”“好造化！”“莫吵，莫吵，看新娘喝茶！”

李得青茶杯伸了好一会，丁翠把脸扭到一边，不肯转过来。新郎急了，小声说：“喝嘛，喝嘛！”

新娘也小声说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新郎赔礼：“算我有说。”

丁翠这才喝了一口。可是人们都不依，七嘴八舌地叫起来：“新郎说话要算话哟！”“各位都记清楚，今天是九月二十七，再过三月搭三天——大年三十的，我们要来吃红蛋的哟！”

喝交杯茶的仪式总算告一段落。看时间，天已断光。照道理，大家该入席喝喜酒去。可是人们兴头正足，说是新郎、新娘都喝了茶，他们看得口渴了，要新郎、新娘赶快“抬茶”来喝。

“抬茶”？小小的一杯茶还用得着抬吗？原来，这也是一种闹新房的形式。新郎、新娘双双抬着香茶给客人喝，客人接茶、还杯之前，都要出四言八句让新郎、新娘说。抬茶就抬茶吧，反正大家正高兴。

正当大家闹得高兴的时候，房门口闯进一个人来。他瘦小的身个，二十六七岁年纪；穿着烂棉袄，趿着破布鞋；小脑袋上的分分头倒梳得蛮光溜。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就喊开了：“抬茶来！抬茶来！你老二哥子渴坏了！”

人们对着来说：“曹二娃，喝茶要得，可要出四言八句哟！”

“四言八句？嘻嘻，一背篓！”

“不准瞎说罗！”

“瞎说啥子？文的，文的。”

香茶抬来了，曹二娃双手抹了一下分分头，说：“新郎说——‘墙外长着妹的槐哟，槐枝伸到院里来哟。’新娘接着说——‘想进院里来，快爬妹的槐哟。’”说完，右腿搁在左腿上，慢悠悠地闪着；两个小眼珠子，瞅着新娘滴溜溜地直转。

人们一听，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：

“二娃这几句还蛮文的！”

“文他娘的鬼哟！”

“难为他作出来。”

“他作得出来？贩来的！不信你问他。”

“二娃，快爬啥子槐哟？”

曹二娃指了指丁翠的胸前，说：“‘妹的槐’嘛！”

“缺德哟！”

人们估计，这回，不只是新娘不会说，连新郎也不会说的。

可是出乎意外，丁翠慢慢抬起头来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说：“老二哥子听我来说。‘二娃有个亲姑妈，姑妈会种芙蓉花’——”说到这里，眼睛盯住李得青。李得青想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‘想摘芙蓉花，找你亲姑妈。’——老二哥喝茶！”

大家一听，齐声叫好。曹二娃的瘦尖脸涨得通红，摇着分分头说“上当！上当！”

在这一房快活的人们当中，有个放羊娃儿，瘦小的身个，穿着破旧然而整洁的衣裳。他真想喝一杯新郎大哥、新娘嫂子的抬茶，可惜自己不会出四言八句，只有帮着别人叫、陪着大家笑的份。突然，他记起了一件事，赶紧从人群中钻了出来，撒腿就朝村子正中一间草屋跑去。才到门口就尖声大叫起来：“姐姐！姐姐！”

二

他姐姐正坐在屋里，手里捏着根红头绳。一听喊声，慌忙站起来答应，手不由自主地藏到了背后。等她搞清楚了原来是弟弟在喊时，气得自己也忍不住笑了，埋怨说：“啥子事嘛？风急火急的。”

“快去！快去！”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得青哥家里嘛。”

“现在人多不多？”

“一房！几热闹罗！得青哥说……哦——‘交杯茶，香又甜，生个儿子好过年’。”

“住嘴！……我不去！”

姐姐短短的两句话，象一瓢凉水，把这小弟弟的一腔热情泼冷了。小家伙哪里服气？翘起嘴巴，嘟哝道：“人家好心好意叫你去玩下子，你偏不领情。不去？——你为啥子打扮了一整天嘛！”

“哪个说我打扮了一整天？……哎，你也是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是懵懵懂懂不懂事。……看，衣裳又挂破了。让我来

缝几针。”说着，姐姐点亮了木梓油灯，把弟弟拉到身边，帮他缝着裂缝。心里还在“卜通、卜通”直跳。

说她打扮了一整天，是有点冤枉。不过，整个下午，她是没有出门。她换了一身干净衣裤。又从箱子里翻出一面旧镜子，搁在桌子上。对着镜子，梳起辫子来。大概是刚刚洗过的缘故吧，那乌黑的长发，黑油油地发亮。她把快梳好的独辫挽到胸前，对着镜子笑了一笑，简直有点认不出自己来了。她急忙用双手捂着脸，好象怕镜子里的生人看见似的。回头瞅瞅，房门闩得好好的。她又对着镜子，放心地端详起来。辫子编好了，她拿起用红丝线搓成的头绳，扎在辫梢上。一会，又把红头绳解了下来。要是别人注意到了，多不好意思啊！她拉开门闩，出去望了几次，想等新娘家的客人走了再去，没有防到弟弟跑回来了。

这姐弟姓曹，姐姐叫小菊，今年十八岁；弟弟叫小牛，才满十四岁。七年前，他们跟着父母住在回龙场。父母在当时的乡长曹善人家里当长工。那年夏季，父母都得了伤寒病。曹善人不顾他们是亲房侄儿、侄媳，怕他们死在家里了，就趁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叫乡丁把他们抬出去丢到了一个山洞里。从此后，姐弟两个成了孤儿，靠讨饭度命。讨饭讨回老家曹家沟，一个自家姓王的孤老婆婆见他们可怜，就把他们留下来。王婆婆有一个刺绣的好手艺，就教小菊帮人家挑花绣朵过日子。大前年，王婆婆去世了，又丢下这孤孤单单的两姐弟。这一年曹善人卸了乡长职务，搬回了老家曹家沟。小牛十一岁，就到曹善人家当了放羊娃，住在他家羊圈边的草棚里。